

學統

學統卷之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子思子

子思子姓孔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伯魚以周敬王三十七年卽魯哀公十二年卒生子伋因字子思云子思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是謂不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子思童年不爲禮君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閒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思獨師事曾子宗聖祖之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矣下此訖於秦費放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諭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

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蒯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而救之子思得免魯悼公元年子思歸於魯先是伯魚卒其妻嫁於衛至是死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或曰哭庶氏之母奚爲於孔氏之廟盍嫁母與廟絕故曰庶也猶云嫁於庶氏云爾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

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
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
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
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
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為
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

忌日不樂悼公二年子思去魯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則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齊平公二十五年子思適齊齊君嬖臣美

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
不惜此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
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寓君之境內從襁負之
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所病也衛敬公元年子思
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
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
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顧
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
願也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名

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居衛。適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

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豈可使聞於鄰國耶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時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於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如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

諛求容語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
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於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
日非矣衛君曰何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
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
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
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
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衛之謂乎衛君問於
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衛君曰寡人亦望
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

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
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疎者乎故競求射君之心而
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
人今知過矣衛君謂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
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
而無功衛君曰善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
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
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幸先生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
宜也大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

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疆土非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敬公十一年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上者子思之子白也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

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授業門人縣子羊客申祥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寍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衛敬公討

六年子思詣魯論即論語也衛昭公三年子思居衛

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嘆曰鰥

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又曰不取於

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

矣哉又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

同則有樂異則有禮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

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之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

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卜子夏爲師友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子思時隱居於衞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又曰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胼者餘饟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哀哭而無聲至德之世也子思緼袍無裏

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伋聞之與不若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度義而行爾豈以爲介哉衛愼公五年子思在衛魯元公卒縣子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子思曰此

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
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
明不二君之義也魯穆公元年子思自衛反魯時年
已七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
特尊禮子思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
可曰爲之柰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
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
國其與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
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

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
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
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
穆公因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
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
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
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
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
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

之士也。穆公問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爲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爲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子思曰、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穆公三年、子思在魯、穆公謂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願先生敎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

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
令人有悲怨抑亦可乎穆公曰諾穆公問曰爲舊君
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
人若將墜諸淵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穆公五年齊田
會以廩丘叛田氏闞丘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
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
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
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

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弗忍行也穆公亟
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
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
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
自是臺無餽也穆公欲以爲相時臣皆世襲榮寵逝
相傾難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恥
也遂不受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
何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

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磨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子思乃作中庸以述聖祖之業其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為傳三十三章舉夫天人

性命之理神聖功化之極悉發揮無餘蘊焉語具中庸穆公問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穆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穆公不能用子思爲政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竊以爲言之過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

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魯穆公六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子思卒於衛年八十或以爲六十有二或又曰百餘歲云然自子思沒後而楊墨之徒騷騷然各馳其說於天下矣辭而闢之宜孟氏之不能已也子思歸葬於孔子墓南宋崇寧中封沂水侯咸淳中封沂國公配食孔廟明嘉靖中改稱述聖子思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龜山楊氏曰孔子殁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性也及其發而中節情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於子思

屏山劉氏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夫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翺自謂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敎人忘嗜慾歸

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以滅情爲言然非子思

中庸之學也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爲中庸之書

又曰子思作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已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又曰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

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嘿識也

又曰子思作中庸以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

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

又曰中庸首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克其本

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朱子序中庸章句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
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
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
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
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
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

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

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又曰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蓋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

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子思教人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

朱氏公遷曰大抵子思爲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曾子之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又曰子思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又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中庸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

又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

又曰子思子中庸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於無聲無臭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未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

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愼獨戒懼始終焉

東陽許氏曰朱子曰繼往聖開來學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爾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又曰子思中庸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愼獨又於不覩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

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西山眞氏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踶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踶觸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爲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

又曰孟子七篇之書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憚也其曰予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强也其曰仁義禮智之實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器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器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
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
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
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
新安陳氏曰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
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下民若
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
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

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

又曰中庸之書造聖道之閫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之意而推明性道教之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爾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

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爾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潑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旨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

聖賢之書無能背之者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
不可磨云

番陽李氏曰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卽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

壁庵羅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為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覩、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為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

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盡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固有自李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荅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

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間程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目斯可謂之知性也已亹亹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

又曰鳶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為人處復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

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成率性之道於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實事釋氏既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譊譊然自以爲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高景逸曰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説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

又曰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又曰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爲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愚按子思師事曾子紹述聖祖之傳宏大剛毅卓然身任斯道之責厥功鉅矣而其明道之微言則

在於中庸一書蓋中庸之道一誠而已矣誠者實理之謂也此理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前乎無始後乎無終皆此理爲之充周爲之通貫無在不有無時不然欲遺之而不能欲間之而不得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學者於此始焉有求誠之方繼焉有存誠之要由乎知能飲食之常至於參贊位育之大用力於不覩不聞之微深造乎無聲無臭之妙無一纖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其理至實而無妄其功至一而不雜大端不越中

庸所謂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五者而已乃若先儒所云未發時氣象一語不善觀之則易馳其心於茫蕩不可知之域以至索隱行怪流而爲無忌憚之小人此毫釐千里之關不可不察者也善哉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朱子之言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而楊慈湖則曰子思不能無我中庸之書不能無意如慈湖之云必將如禪家一切斷滅言思路絕而後爲聖人絕四之學耶至漢之胡廣唐

之呂溫柳宗元並竊中庸之名而復性滅情如李翺亦自以爲與於子思之學嗚乎斯皆中庸之罪人也巳

學統卷之四終

學統卷之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魯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者皆桓公庶子也、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蓋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爲孟、蓋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

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姓世居於鄒故爲鄒人有孟激字公宜者娶仉氏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生孟子孟子生三歲而父激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中孟子嬉戲爲賈衒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孟子乃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定居焉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

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稍長受業子思之門人一日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食其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遂旦夕勤學不輟周顯王三年孟子娶由氏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

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
惰其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不義
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名孟子而謂之曰夫禮
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
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
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過留其婦時孟子立志
願學孔子治儒術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
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顯王十三年孟
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受學於是明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在鄒時年四十矣善知言養氣之學隱居求志不動於心而從遊者曰衆曹交者曹君之弟也至鄒問道孟子詳告之交欲假館於鄒君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則可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是時鄒日微穆公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歷聘諸國矣周顯王三十一

年孟子適宋語宋臣戴不勝廣進善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宋臣不能從有告子者實不知性而妄言性曰性猶杞柳也又曰性猶湍水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孟子并開示之大都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孟子曰性善告子禪宗而孟子儒宗也周顯王三十二年孟子在宋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周顯王三十三年時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乃至

梁見惠王惠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惠王問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
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
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他日惠王立沼上顧
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周顯王三十五年梁襄王元年也孟子
以道不行欲去梁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於是去梁反
鄒不見諸侯者葢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周顯王三十九年孟子居鄒時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周顯王四十二年孟子應聘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又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自宋之滕以文公將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並耕之說孟子曰是率天下而路也相又述市賈之說孟子曰

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於是反覆闢之然滕井地之政卒不果行滕更者滕文公之弟也及門問業而孟子不答公都子疑之孟子曰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滕小而弱介於齊楚兩大之間文公以事齊楚爲問孟子告以守國之義明年齊人將築薛以備楚薛滕之近鄰也文公恐其逼也問計於孟子孟子復告以遷國世守之義孟子知滕之終不能存也尋反於鄒明年遂適齊時

周顯王四十八年而齊宣王二十五年也時宣王喜
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騶奭接子愼到環
淵之徒聚稷下者七十餘人不治而謀議號稷下學
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宣王雅聞孟子名使人
聘之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
耳無何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上大夫者賓師之位
也卽所謂客卿也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閒
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餘自可理也公孫丑
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奚管晏之足云問如此則動心否乎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蓋孟子年已六十餘矣宣王問
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
亦有此樂乎孟子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宣王問
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是時宣王嬖信王驩及鄒衍

淳于髡之徒、孟子進見有時乃嘆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於是謂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

人雕琢玉哉孟子出弔於滕以文公卒也宣王使蓋驩爲輔行驩朝暮見孟子反齊滕之路而未嘗與言行事蓋絕之滋也然而驩讒益心害孟子矣孟子以道不行於齊又母老有憂色擁楹而嘆母問曰子何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道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何憂乎於是孟子將欲奉母以歸而母乃卒矣遂以

母喪去位歸葬焉越三年孟子居憂服除乃反於齊
見宣王於崇而不受祿有去志也時王驩寵倖日盛
進用爲右師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人爭
趨奉之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曰禮朝廷不
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
我爲簡不亦異乎蓋孟子之遠王驩不惡而嚴有如
此齊臣蚔鼃爲士師數月而無所言孟子諷之蚔鼃
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以譏孟子曰所以

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時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臣沈同者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蓋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伐燕也無何齊人伐燕取之樂毅謂趙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趙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果憎之遂令淖滑惠施之楚請伐

齊以存燕宣王問討於孟子孟子曰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自以爲慙於孟子云一日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稱疾不朝謂景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遂致爲臣而歸以道終不行於齊故也而宣王乃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遂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或悔而追也尹士譏之曰是何濡滯也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

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他日又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孟子過魯時平公四年也魯會
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
夫子奚喜也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
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南陽者魯之中都也先是爲
齊所侵至是平公欲因齊湣王之亂興師伐齊以取
所謂南陽者而顧以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

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愼子不悅其事亦寢不行平公於是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之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遂適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是時宋王偃者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廣地數百里欲霸於諸侯然

偃實無道諸侯皆目爲桀宋雖二載亦不能容二載
者即盈之不勝也孟子度不能有爲於宋遂反於鄒
爲歸老計矣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强兵楚魏用吳
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
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
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
之意作孟子七篇其論心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謂大人而已矣又曰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
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
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
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牿亡之矣牿之反覆則其夜氣
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

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性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無喪爾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論性則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

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

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

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其

論道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其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其論治則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其論聖人則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蓋是時聖遠言湮異端蠭起孟子不得已以閑聖道正人心為己任七篇之中於所謂尊王賤霸崇正闢邪尤三致意焉其尊王賤霸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霸者之民驩虞
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又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
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五伯者三王
之罪人也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謂我願之
乎又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其崇正闢邪則曰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
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
也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墨者夷之以薄為其道也又曰白圭之道貉道也又曰許子是亂天下也又曰陳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又曰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故當時皆以謂孟子好辯而孟子則又示之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

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嗚乎孟子之爲天下萬世計至深遠
矣其不得已之苦心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云孟子又
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
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以明其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於無窮也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於鄒葬於四基山之陽子睪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云史記云即孟仲子宋封孟子鄒國公元稱亞聖明稱亞聖孟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至今孔孟並稱云

韓子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而言侏離矣

皮氏日休曰孟子之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眞聖人之微者也嗚乎世之士以湯武爲逆取以楊墨爲達智其不讀孟子乎

孫氏奭曰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

者莫尚乎孟子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又曰人須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於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孟子言

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又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仁字孟子開口就說仁義仲尼只說箇志孟子便說出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或問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道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
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
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
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又曰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

陋易見故孟子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

又曰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又曰孟子之論王道可謂實矣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又曰孟子儘雄辯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

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重矣當是之時人不知有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

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又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從心出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逢人只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
非而其君易行矣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
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
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也以孟子配
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
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軻死不
得其傳便是

又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上蔡謝氏曰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

又曰孟子之才甚高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

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又曰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

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蒼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

如此。

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又曰、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

又曰、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

又曰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說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汪流

又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

又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又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麄法强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若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之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

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又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借

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便不愧俯不怍纔有此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

朱子曰不忍人之心卽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変得無先後之别耶

又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又曰、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問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

又曰、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又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巳生之後雖曰巳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又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朱子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卽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卽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卽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又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

可求而不知巳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
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滕文公則雖未
能盡信而巳能有所疑矣故孟子又告之曰夫道一
而巳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
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有可至
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又曰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滕文公爲世子章而詳
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
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

子之言信矣

問墨者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僻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又曰觀孟子荅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如暴秋陽也

又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戎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麄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

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辨之嫌乎曰邪說旣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

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

嫌而遂輟不言哉

又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

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孟子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牿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又曰仁無形跡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

只人心便是心是貫通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

又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哉收歛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須要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又曰人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又曰孟子論鄉愿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

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鴈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

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亦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爾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政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

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是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眞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新安陳氏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又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爲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

又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又曰、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

又曰、告子强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

又曰、孟子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

又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

裕本全在此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

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

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

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

又曰孟子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

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

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

無異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又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强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强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又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

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滕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皆如此

又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

又曰、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

又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禀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

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

又曰許行與民並畊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又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故孟子之辨拳

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西山真氏曰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

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

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

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
於中庸尤足見淵源之所自
勿軒熊氏曰自周之衰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
逃卻其所趨矣惟時孟子止言深畊易耨孝弟忠信
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
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
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工夫受
用只在此

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

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爲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爲言皆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

曹月川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禍仁義則人道不立何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故孟子辨之者爲此懼也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物格知至也

又曰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

又曰孟子知言亦本於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又曰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又曰孟子七篇托始於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

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又曰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又曰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又曰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又曰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於此心之義理學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又曰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為理賢

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

又曰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

又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又曰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又曰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於此

又曰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又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戚然不寍

又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

又曰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又曰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杳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又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曰、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又曰、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又曰、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又曰、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

至矣

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

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又曰韓子言孟子醇乎其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又曰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爲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又曰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

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又曰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旁通之則雖諸經之所言皆不外於是理矣

又曰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又曰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僞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又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霸之分莫切於此

敬齋胡氏曰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淸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亦絕滅理義是無易之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克四端達其用也

又曰、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又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又曰、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跡、如泰山之高。根脚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內無實理。空自高大。

又曰、孟子集義養氣故其才剛大發越

又曰、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又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克四海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克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

據

又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顧涇陽曰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知言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告子透得這箇消息過於楊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

得以曉然於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爲他說所惑
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又曰孟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性字
其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箇善字

又曰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
心也含顏閔異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心也故
曰孟子亞聖

高景逸曰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
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

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爲、人不爲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又曰、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亾而已、

又曰、離却生處、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

謂性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又曰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沉埋、

愚按孟子之學以仁義爲宗以知言養氣爲要知言者致知之事養氣者力行之事斯固與子思之擇善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舜

禹之惟精惟一先後一揆者也而性善一語實爲
功於萬世不小惟是生於戰國之時去春秋世幾
百有餘年而異端蠭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孔
子之道不絕如綫當斯時也即欲不辭而闢之得
乎先儒謂若無孔子人連堯舜也不識愚謂若無
孟子人連孔子亦不識矣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豈
虛語哉然在當時已不能免好辯之譏而後之儒
者或以爲麤或以爲英氣太露視顏曾不無少遜
吁亦過矣使顏曾生於縱橫邪僻之世必不能嘿

嘿然坐視斯道之淪晦而不出一語孟氏苟出於宣父之門則亦惟嘿識躬修已爾又惡在其以口舌爭也顏曾孟子易地皆然是故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又曰我亦欲正人心其荅公都子好辨之問也一則曰予不得已再則曰予不得已然則孟氏之功高而心苦矣即奈何以此爲聖賢優劣耶乃若荀卿王充司馬光蘇軾以及林慎思馮休李泰伯晁說之鄭叔友之徒或非或刺或疑或辨或續或刪其號稱尊孟而翼之者昌黎而外

獨劉軻陸鈞余允文數輩耳千餘年間紛紛疑議至河南程氏出而孟子之道始大著迄今孔孟同稱四子竝傳殆與天壤相終始矣彼象山之先立其大姚江之致良知誠不知其於孟氏何如也嗚乎孟氏而在其亦不能已於致辨矣

學統卷之五終